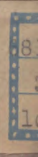




17261



續修仲里誌卷五

東吳後學顧彩奠在甫重修

六十二代孫仲秉貞鑒定

男承述叅考

孫蘊錦校

武城會毓樽續編 古任陳 鈞重輯

六十七代孫仲貽熙重纂

男緒莖訂閱

孫統嵐刊

藝文志上

叙曰昔杞宋以文獻無徵孔子之採

安可闕乎仲廟創於唐時興廢

仲里志

卷五

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德音孔昭彪

矣若自宋及明代有表章亦刪斲削蕪綴拾於

篇通名曰藝文首

聖製重

宸章也次碑記次序論次祭文次贊頌次對聯次

誌銘而以詩辭終焉亦庶幾乎備考摭之大凡

徵斯文之彬郁矣作藝文志

御製贊

唐

太宗貞觀八年七月初三日御製仲氏譜贊

朕觀諸譜 仲姓最古 上自軒轅

下逮子路 於戲代生聖賢 孰得

而左不耳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御製仲子贊

猗歟魯哲 義勇無儔 獨立不懼

從政惟優 欽屬仁聖 勅封介邱

仲里志

卷五

褒賢進號 載顯英猷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仲子贊

升堂惟先 千乘惟權 陵暴知非

委質可賢 折獄言簡 結纓禮全

惡言不耳 仲尼賴焉

太宗貞觀八年七月

書

御製贊

御製祭文

宋

真宗御祭仲子文

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遣尙書
左丞陳堯叟謹以牲牢庶饗之奠致祭於先賢
河內公仲子墓前曰惟公性秉義勇有聞斯行
學造升堂治賦允稱孝既成于負米忠更著于
結纓衛翼聖道厥功懋焉朕緬懷高風崇以封
號爰命近臣聿陳祭奠表彰鴻德用旌 朽仰
惟降格遙冀鑒觀謹告

仲里志

卷五

真宗禘祭仲子文
宋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遣尙書
左丞陳堯叟謹以牲牢庶饗之奠致祭於先賢
河內公仲子墓前曰惟公性秉義勇有聞斯行
學造升堂治賦允稱孝既成于負米忠更著于
結纓衛翼聖道厥功懋焉朕緬懷高風崇以封
號爰命近臣聿陳祭奠表彰鴻德用旌 朽仰
惟降格遙冀鑒觀謹告

大清祭文

聖祖仁皇帝南巡過仲子廟

御製詩

河口孤祠在

千年祀典存

當階松半偃

繞碣蘚堪捫

懷古題新額

遺風想聖門

行舟清晝永

岸草採芳蓀

何里志

卷五

四



御賜扁額對聯

康熙三十八年

聖駕南巡五月初三日

鸞迴駐蹕仲家淺

賜仲子廟扁額

聖門之哲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上召大學士等面奉

諭旨去年衍聖公及六賢後裔在京懇請扁額

今朕書成特行頒發

仲里志

卷五

文廟及子思子廟顏子廟曾子廟孟子廟

閔子廟仲子廟各一幅又

賜衍聖公及六賢後裔各一幅爾等可即

發往各姓後裔若欲進京謝

恩一姓着一人來欽此九月鎮守登州總兵官

黃元驥敬捧

御扁到省十月十四日分守登萊青道徐德倣

捧至曲阜分頒各姓臣五經博士仲承述

隨衍聖公恭迎至郊外即日敬捧

御賜仲子廟扁額至泗水 祖廟懸掛尋於十

六日遵

旨赴闕二十七日抵都即日隨衍聖公臣孔傳

鐸赴

賜賜圓明園請

安三十日祝

萬壽十一月初一日謝

恩初七日

賜晏於禮部初八日早集

午門前謝

恩歸里

仲里志

卷五

聖道干城

雍正三年八月初五日

御題扁額

賜五經博士仲承述

萬壽勇行貽範

乾隆三十年四月初二日

御賜仲子廟扁額對聯

賢請升堂

三德達身修勇敢不怠

四科從政事果則無難

親王題賜扁額

康熙三十八年

親王題賜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仲秉貞堂扁

克紹家聲

康熙四十一年

親王題仲氏書堂扁

勇能衛道

康熙四十六年

親王題賜六十三代孫候選州同知仲承乾堂

仲里志

扁

卷五

七

法聖堂

親王題仲氏書堂扁

康熙四十一年

克紹家聲

勇能衛道

親王題賜六十二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康熙三十八年

親王題賜扁額

碑記

元

至元十九年衛公廟記

劉

用

濟甯路同知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歲在壬午劉用奉簡命同知濟甯路總管府事以公務南行道旁有廟榜曰衛公廟問諸從者荅曰是子路廟也遂停車入謁展拜既畢會其裔人詢所繇建則曰自漢避兵至此創建自唐子孫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用覽者久之則見其棟宇傾頽風雨不蔽何以稱觀瞻而妥前賢之英靈不覺爲之悚息竊

仲里志

卷五

八

惟子路學道孔門號稱高弟孔子許其治賦子貢稱其禦侮子輿謂其聞過則喜班諸舜禹當日嘉言懿行表表人耳目固宜血食千秋廟享萬世不爲過也雖已配食於孔子之庭而專祀在一方者尤當爲人所欽崇奈何一祠在吾邑而聽其摧殘如此是有土者之羞也卽欲鼎新之而農事方殷未果爰擇于是歲之九月田工甫竣始議興作乃下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而濟之人莫不懽欣踴躍以赴也不兩越月而功告成此必子路之德有以深入乎人者故濟之人

樂祠而祀之如此是役也有沙乎公帑之費者
予固不得擅爲以賢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
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惟是夫減他調
而庸之材出已俸而置之急公好義之人兼取
之斯廟之作固有益于神而予且無勞于民惟
願濟之民睹公之廟而想公之行則人心自有
一真子路矣甚毋以土木興作者視廟而以談
論往哲者視子路其有愧于斯廟之建也大矣
則子路必有不懌然于爾百姓者

至正九年重修仲子廟記

胡祖廣廉訪使

仲里志

卷五

濟于古爲任城其地下而近黃累年多水災民
用弗康皇上難其人呂公魯者才稱三異學
崇淵海固當代之名世也羣下交薦之皇上曰
可吾濟之民其顛汝以治爾往欽哉勿怠朕命
呂公遂不獲辭奉命來濟到濟之日視濟民之
溺猶已溺視濟民之饑猶已饑夙夜祇懼惟以
剔弊釐奸興利除害爲已任甫一載而百姓安
堵閭里無桴鼓之聲耆艾有袴襦之咏矣公樂
之恒謂僚佐曰孟子有言百姓富而不教則近
於禽獸濟之人民沉沒于饑寒者久將無有失

教哉然命之師儒設之學宮教之端也未若感
發其良心激動其義氣其爲教莫大焉凡境內
之忠烈祠宇靡不務興復之以厚其風俗而濟
之南有子路廟公曰是最有關於風教者粵自
國朝雖屢加崇飾而歷年多有傾頽者公已寓
修復之意又會其五十年代奉祀孫銜以修理請
公遂慨然捐俸金萬緡經始于二月告成于四
月享有殿配有廡衛有垣出入有門皆煥然其
壯麗矣令瞻拜者無復有淒涼之悲宛然如見
行行之象濟之民于是咸知以子路爲法矣是

仲里志

卷五

十

舉也固可以作範一時且可以傳方萬古想春
秋之時魯有三家齊有陳氏氣勢焔焔何其盛
也及其沒也墳土未乾而丘壟已平子孫縱存
而蒸嘗悉改子路止於一仕季再仕蒲無尺寸
之地一旅之衆生從孔子棲遲于道途死從孔
子配食于廟庭至今千有餘年而生氣如在廟
貌常存可見人之存亡在德不在力也呂公處
而治家出而治民固純以德政爲先其令名將
與子路俱不朽也公之事業著于朝廷岩廊自
有記之者予不必贅特因子路後人之請卽其

事而爲之書

至正十年河內公祠堂記

濟南 杜仁傑

在昔春秋時衛于周爲邇屬蒲于衛爲劇縣故
衛之君臣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於政事者不
能宰是邑以吾先師季路來蒞之不期歲吏囁
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
之祠而祀之典而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晉
而下六朝隋唐之間天下郡縣不知其幾陵遲
而幾板蕩夫蒲固舊蒲也今代何代而民誰民
哉蓋祠之廢興亦係乎世之治否而已我國家

仲里志

卷五

十一

開朔以來文教備具是以前賢祠塚往往葺而
守之從上所好也喪亂後此祠僅存然上雨旁
風丹青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旁之民稍稍
全集成市雖有香火巫覡等立以禳祓疾厲祈
禱孫息而已嗚呼禮崩樂壞至此亦極矣良可
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隸軍籍晚慕黃老爲道
士能舍己之術樂吾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己任
于是歲捐月除朝經暮構至于一草一芥一瓦
一礫皆手所自掇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記
志以杜侵冒雖尺寸之地不得匿若夫門三其

首椽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陛隨築巖駘日見落成之漸予適道出于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以記屬甚懇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于孔子其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之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賚孰甚焉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于郡縣二丁之祭雖萬世不能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在彼而猶在此也且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爲日星在地則爲川瀆爲喬嶽散之於氣則爲雷霆爲風雨棲之于物爲

仲里志

卷五

七

金爲璧爲噐車鍾之于人則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于蒲若是其專哉或曰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游之于武城宓子賤之于單父魯恭之于中牟元德秀之于魯山斯皆有惠政遺愛于民美則美矣此特去留之暫耳未若公仕于衛卒于衛祠于蒲墓于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于後世者蓋如是雖庸夫孺子亦知公之不屑于去蒲也審矣予聞之不覺斂衽退而言曰予昏不能盡是請書斯言爲記乃係以詩俾歌以祀公詩曰公乎公乎公無

舍而蒲生于民而其惠有孚死于衛而其節不渝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無替乎其無替乎明

嘉靖十二年重修仲廟記

夏

言大學

稽古聖賢厥生在上則爲龍飛之在天而萬國咸寧在下則爲見龍之在田而垂教萬世盖有不因位而尊不依形而存者如我先師孔子是已昔在春秋有其德無其位去今二千有餘載有土之君莫不北面拜之事之如親弟子嗚呼休哉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但孔子雖聖需輔佐

仲里志

卷五

五

而成功當日好學則思顏子起予則有商也禦侮則推仲子焉是故堯舜神矣非禹稷天下何繇平孔子聖矣非仲子斯道何繇行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稷佐孔子以廣大道之行者仲子其行事載諸論語諸子百家是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孔子之教天下共尊仲子處十哲之列血食遍天下而濟寧州之南仲家淺舊有仲子廟又與孔廟并極尊崇盖以崇德報功于鄉猶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皇上臨御以來隆其尊崇改稱先賢仲子優禮尤加焉是

年春都御史劉公以奉命治水拜謁祠下徘徊
瞻視愀然有感退曰凡忠臣烈士祠宇皇上尤
責成有司矧仲子大賢棲靈之廟乎遂移文于
守土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于
河道公費內節省銀四百有奇後以興事梓不
求巧惟其樸甌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
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軌物鳩役察材
子來如雲不半載而工竟公走使長安願言一
言紀厥歲月言初謝不敏旣而翻然改曰司馬
子有言非附青雲無以聲施後世况職司紀言

仲里志

卷五

五

專掌邦教表揚聖賢是吾責也予小子敢不勉
焉乃援筆爲之紀劉公初以畢力經營以有事
于仲子之廟者非遐思仲子之德之功乎世未
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治之爲德
盖人睹河流則思大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凡
吾人今日得安于衣冠文物之鄉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又誰
不思我先師孔子哉思孔子則當思孔子及門
之賢及門之賢多矣孰與絕糧于陳孰與遭伐
木于宋孰與被圍于匡孰與墮三都而救魯孰

與聞韶樂而去齊則惟我仲子是賴故孔子曰
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方今賊寇縱橫數
入邊境安得治賦如仲子者爲之將帥乎公是
廟之修非但用以崇祀先賢且因以鼓中原忠
義之氣其有補于國家大矣哉

嘉靖二十二年仲氏書堂記

程尙寧

交州府知府

先儒有言今世之士往往以游夏爲不足學然
游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至哉言也衛公子路
傳稱家卞城鄉今泗水有遺墟焉西六十里許
仲家淺環居皆仲氏也先此郡河大夫構祖學

仲里志

卷五

五

其旁以訓仲氏族人日者郡泉大夫博泉劉君
治河憇其中曰此仲氏家學也非有他姓弟子
學以社名恐于名號不稱有請易以仲氏學者
劉君曰嫌于三氏學俟他日我上稽古彰賢渙
頌可也其扁仲氏書堂使公之族人咸知公之
學知公之學卽所以達于仲尼之學也郡庠生
魯申請曰子大夫希賢二十年矣願一言以垂
不朽予小子不佞不敢辭書之以彰仲生維則
之孝思與劉君寤寐千古之高懷仲生質美學
裕青雲器也仲氏之耀祖德而裕後昆者其在

斯歟其在斯歟他日驗之

嘉靖三十九年重修開州墓祠記楊

儲 御史

開治北十里戚城其麓有先賢仲夫子塚塚有
祠興廢不常往歲秋七月余巡歷天雄道經祠
下環視亭宇已就頽矣乃進州守周子道光循
舊治命工葺之今春三月告成新守鄭子源彬
走學正李子棟請志于余余惟珠藏淵而光浮
玉蘊石而色動在物有然者矣矧大賢精爽所
歸之地乎夫自春秋至今千有餘年豪傑英雄
作於是土者不知凡幾其墓田皆就湮沒而茲

冲里志

卷五

十六

塚獨存抑以不朽者在乎若是則雖混於荆棘
草萊而識者將自別之又何志之足云噫亦識
其所感而已矣孟氏謂聖人百世之師而奮乎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感之者勝也仲
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夷考其結纓之義負米之
行塞于天地炳如日星百世之下思之凜凜猶
有生氣則雖野老猶能思慕于隴畝之間而况
誦法孔氏者論其世不想見其爲人耶開古衛
地實吾夫子轍跡所及之區當年庶富富教之
嘆有遺感焉至若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乃仲子

服膺夫子之教而施于蒲者固不俟于入境入
邑至庭之時而後知矣惟茲城郭改觀廟貌猶
舊聞風之士入其境至其庭躑躅于松楸雨露
之下慷慨激烈以求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以上
繹吾夫子庶富教之心則茲志也亦觀風者之
所必錄也

嘉靖四十三年長垣縣書院記

張

綸

戶部郎中

長垣古蒲城其西北隅舊有河內公書院以斯
地爲先賢仲子過化之邦孔子嘗以三善稱之
以之名爲院者寄思也而塑像則未之置置像

仲里志

卷五

十七

以專祀自我侯鍾公始之也邑舊有二賢祠繪
內黃侯蘧伯玉河內公仲子之像于其中歲時
同祀相沿旣久守爲常典今丙辰秋侯以歲典
入謁慨然嘆曰是豈所以妥先哲之靈乎夫蘧
伯玉蒲人也仲子蒲宰也蘧伯玉孔子友也仲
子孔子弟子也以分言則蒲民不可與蒲宰並
以禮言則弟子不可以與師之友並使二公有
知其心必有蹙蹙爾矣乃移仲子塑像于河內
公書院之正堂東後地一區爲堂三楹飾以金
碧繚以墻垣參今時制革去河內舊扁扁以求

仁書院祠門扁以先賢仲子于是仲子之像巍然獨尊而仲子之神將不帖然以自安乎禮以義起神以心契侯其達觀乎幽冥之深矣事竣屬予以記予曰我侯是舉豈止正二公之位次用妥其靈矣乎其有功風教大且遠也何也仲子之在聖門善勇于必爲學造于升堂其道一孔子之道也其見于治蒲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曰明察以斷其治一帝王之治也士之仕于此者苟能覩遺像而思其人則內聖外王之心法庶幾其可得矣故曰子路百世之師也其有功于風教不亦大且遠哉我侯以純正之學公平之政下車未幾而士悅民服彷彿于仲又焉知後人之祀我侯不如祠祀仲子也侯諱崇武字季烈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

嘉靖四十三年重修仲廟記

陳

堯

總河侍郎

余讀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自顏閔而下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皆一時之英也又皆出于齊

魯鄭衛之國而得聖人爲之依歸相與考德問

藝談說先王文物彬彬然盛矣吾意孔子聖人

也其所爲教必有幽深要妙絕人駭世之談諸

子賢人也亦必驚奇炫博出乎人倫物理之外者及觀魯論中稱說孔子之教不過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近斐然成章而已吾乃今知聖人之道無甚高遠而其教易行也昔者子路號高弟子孔子不稱其仁而稱其可治千乘之賦雖子路之志亦在于使民有勇而知方此皆今之白面書生操觚擗管指爲武人之長材俗吏之能事而不甚難之者乃孔門師弟子方且從容問難謂經世之務不出此譬諸太羹玄酒

名爲至味非所以適口而利用養生含菽粟無錄也然則政事之學豈可以不講歟今天下日多事矣歲惡民流盜賊蜂起賦役繁重汙軸其空邇者徐沛之間黃河變遷以郡邑爲壑魚鱉入市雞犬上屋浮骨載道萋苴滿目又漕渠阻絕百十餘里此猶搯人咽喉絕其飲食其勢誠急而不可以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安得子路之才起而治之吾聞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野無蒿萊民多疆殺而已入其郭高城深池外寇不侵而已登其堂問其政紀綱秩秩焉

而已而孔子三稱其善焉蓋卽孔子平日所與從容問難者初非有絕人駭世之談也然則學聖人者豈以立異爲哉濟寧南四十里許有仲家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乃治水諸都御史大夫與諸工部郎之葺治付其後人守之以奉蒸嘗者顧繫牲之碑闕焉無文于是工部主事榮君以蕃謁余爲記余惟春秋之世若三桓在魯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擅人主之權奪公家之利氣勢赫然盛矣乃苗裔銷沉譜系放失卽三尺之墓半畝之宮亦

仲里志

卷五

五

蕩爲遊塵莫可蹤跡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篤其祐今其雲孫若煦若曰皆補學宮第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宇歲時伏臘牲酒馨香歌詩習禮享獻不忒是雖朝廷崇祀之典已配食于先師之廟其在桑梓之鄉觀望尤重豈不大有光耀歟余有感于孔門人才隨試輒效視今之縱談心性漫無實際者何如也遂書之爲

記

萬曆十六年仲子廟記

許守恩 御史

子路在聖門以勇鳴夫子路之勇豈世之忿于

格鬪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謂勇血氣之勇也
子路之勇乃義理之勇也負米養親是勇于事
親結纓于衛是勇于事君周旋夫子雖患難而
不忍離是勇于從師唯恐有聞勇于進道使民
知方勇于治賦車裘與友共勇于求仁治蒲之
善又勇于澤民雖曾子傳道猶深畏焉蓋以曾
子所謂大勇者子路先得之也然有功于聖門
不徒以勇也諸弟子亦嘗有問于夫子矣而子
路之問較諸賢爲多洪鐘未嘗有聲扣乃有聲
聖人未嘗有知問乃有知先勞無倦之訓微政
之問胡自發之也中立不倚之訓微強之問胡
自發之也義以爲上有勇之問發之也懼事成
謀三軍之問發之也雖愠見于陳蔡亦欲得夫
子固窮之訓耳至修己以敬直發堯舜以來心
法治法之精夫子道統之傳寔是賴焉然則子
路顏曾之亞歟子路卒于衛其裔在濟之南廟
在運河之右因其後裔之請余故文之

萬曆二十一年重建泗水仲廟記

李化龍

提學
副使

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又
之成聚因名仲家淺泗之仲無聞縣令邳州譚

君好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爲寄旅乃捐俸鳩工于縣東爲祠俎豆仲子其間欲移文濟寧盡族人而還之卜爲置田百畝俾主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思勤其有功于仲子甚大不可無紀余旣嘉譚君之高誼會其以碑文請未及爲以遷秩行至鄒而仲子後黜復申前請乃駢車命筆爲記其事復爲詞三闕使歌以祀神其詞曰君何在在乎相羊望汶泗兮湯湯歛嶽雲兮四起紛靈旗兮遠揚乘文豹兮駕赤虬跨岱東兮翻來遊望舊丘而辰止聊卒歲兮夷猶右迎神

仲里志

卷五

五

或坎坎兮擊鐘笙簫咽兮隨風靈洋洋兮左右忻指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嚼斷振冠纓兮切雲世滔滔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炳蕭兮設楮式歌兮且舞神旣醉兮顏酩恍申申兮笑語右降

神

天門兮四通服兩駮兮戒雙龍揚旌兮于邁高攬兮故官居上帝兮左右悼行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綿本支兮福舊國億萬年兮靡終窮右送神

萬曆四十二年重修仲廟記

濟寧

陳伯友

刑科

濟城南四十里漕河之隈有仲子祠乃仲氏裔

避兵而聚族于斯以建之而寄其霜露水木之
思者其傳頗久其邇爲興廢亦不知幾更至是
而又就圮齋雖頗衆而頻年水旱饑窘不堪任
築葺唐侯來守是邦凡學宮祠社百廢俱興一
日以公役經仲子祠愀然曰先賢之所棲靈而
胡以湮墜至是奈何起人欽崇而重蒸嘗大典
是吾責也夫乃捐俸贖若干錢爲復修計則又
曰春秋牲牲安所取給守者曰乃族衆釀金而
設之者侯嫌其褻復核二祭費銀六兩並於州
取辦不復科之族衆矣至甲寅祠告成棟宇垣

仲里志

卷五

三三

砌煥然改觀而又于門之外豎大坊一座書以
金額而仲子之祠非復湫隘舊制矣其六十大
奉祀生員九卿與族人德郡守之功而且慶先
靈之有依相與請記于余余惟仲子之賢孔子
稱爲升堂曾子矜爲畏友歷春秋以迄于今昭
昭在人耳目間固不以祠爲重輕而考之仲氏
家乘子路之先爲卞大夫世爲卞人則卞之人
祠之宜也仲氏之居濟者不過以兵火搶攘暫
爲流寓安所取于祠而祀之是大不然神不享
非類其子孫居于河側已歷幾十世因以仲名

其地則其來遠也孫與祖一氣相通羣一氣而聚于斯焉知仲子之靈有不隨之而聚者乎不獨此也仲子居卞爲卞人仕衛爲衛人治蒲又爲蒲人其名跡所至皆令人景慕而不能忘生時固已不拘于卞矣而烏在其祠之專于卞也且仲子孔門十哲凡學宮配享必首列焉則天下皆仲子祠矣况吾人誦法孔子卽童至五尺罔不知有仲子則又人人意中有仲子矣茲濟運河之祠所繇設而唐侯之大有造于仲氏也數堂以楹計配舍以間計基以畝計籩豆諸噐

仲里志

卷五

三十四

以數計俱別有冊唐侯諱世柱湖廣巴陵人得並記之

萬曆四十六年仲廟祭田記

陳伯友

歲萬曆丁巳湖東大中丞王公視河濟上甫下車卽釐弊舉墜罔不悉飭至先聖賢遺跡尤倦倦加意一日駐舟仲家淺展謁仲子祠顧瞻徘徊而言曰廟貌新矣仲子可妥靈矣春秋禋祀不可缺也犧牲粢盛安所從出仲氏之裔有衣冠數人趨踰而前曰是予祖也族人隳金而辨

之固其分也夫安敢妄覲公曰否否是臨茲土

者之責也乃捐俸金買地永爲祭田其裔奉祀
生員九卿等德之俾余勒文以記余竊公之爲
若舉也非令仲氏德也亦非令仲子德也夫固
與仲子之神兩相暎發而不容自己者且仲子
當年未遇則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及遇於楚則累裊而坐列鬯而食不言侈也况
澗溪沼苴可將明信而牲牲肥腍亦昭普存以
仲子之靈千載如在又奚計夫享祀之豐約哉
而獨人有所契慕於仲子精神肝膈默爲暎發
則其致虔竭慮而不容自己者乃其根於秉彜

仲里志

卷五

三五

而無所爲也故曰王公之置祭田也非令仲子
德也學士家之推仲子者大槩在見義必爲凡
人之所以有義而不必爲者見未真耳仲子見
義一直意不旋踵結纓之死凜凜生氣何者見
之真也想其遺風者頓起憤迅之氣非得於有
所暎發而然乎王公負海內重望爲國家名臣
綰南北之咽喉行且調鬯醴之重任其擔荷大
而其運旋偉則其於仲子必有神契而精感者
寧獨一祭田之爲暎發也與哉姑因其裔人之

請而爲之記

萬曆四十六年欽賜仲廟祭田記 畢懋康 御史

嘗謂祭之云者世祝明禋崇德報功匪細事也
田之名者助耕輸粟犧牲粢盛皆賴此也否則
一或無田蒸嘗奚出何以報聖賢矧聖門語王
佐之才者首顏子稱一貫之傳者曰曾子殊不
知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頡頏負米結
纓之心與養志易簣相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
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恥浮雲富貴甘
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衆心難以一者仲
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

仲里志

卷五

二十六

艱才何鉅也誠哉四科之巍允矣百世師也是
故之曲而孔之交而顏之祥而曾之騶而孟皆
享祀豐潔食土之毛春秋血食俎豆輝煌獨泗
之仲疏附後先衛衍道脉才優政事學造升堂
可無祭田乎余奉簡命巡歷過泗瞻謁廟貌規
模卑陋不足以稱報享余已捐發贖銀一千兩
仍請發帑銀以竟厥工矣問其祭田則惟有譚
令好善及各院司捐俸置買不滿五頃余爲之
戚然顏孟之家各有田五十餘頃何獨仲子祭
田寥寥胡以供享祀而安先賢之靈乎遂行文

本縣查出官地二十五頃並前地五頃足三十頃之額其租稅盡行蠲免永爲俎豆之奉有司不許起征奏聞于朝我皇上崇德重道遂可余之議信乎明德之祠百世彌彰政水不忘源木不忘本其於國家文教不大有光歟後之來歷東土者豈止以三十頃爲定額哉將與陋巷三遷並隆矣謹述其始末以爲記

天啓四年仲廟祭田豁租記

曹文衡

東莞
參政

余讀太史公記至楚大夫孫叔敖斬其後寢丘之封至假優孟衣冠以感悟人主未嘗不訝其

仲里志

卷五

二十七

術之奇而用情之摯也夫以伯國之臣有功于楚而舉國懷愴恐其後之弗傳况聖賢道德之裔乎丈夫慷慨好修儻佃向往當使遺芳妙躅食報千秋而後賢者之精靈奕世托以不朽國朝興崇文教如日中天騶魯之區輝煌俎豆食邑於魯則孔廟盛焉於騶則孟廟嗣焉下此則顏曾皆得祠故土置田立後以世其祀獨季路仕衛蒲城之役結纓就刃身殉衛難故軒口燔臺之烈凜凜不磨而長垣清豐特隆墓祀考其故里則魯卞邑今泗水也泗爲先賢敬止之墟

舊闕祀典及典存矣而廟貌不飾廟新矣而俎
豆無供直如中丞李公所稱孤裔遼隔不無故
宮禾黍之思者萬曆辛卯始創祠事置祭田偵
取任城仲裔令回卜奉祀代錫廩餼代巡畢公
請益祭田三十頃余濫竽侷障丁蓮妖之變單
騎入山履危蹈虎盡瘁騶泗者再閱月始消彌
戡定因從戎馬之暇仰瞻廟貌如親百世之師
詢及祀事仲氏復以續蠲祭田豁租請余可之
舉一十六頃九十八畝五分賦稅盡與豁除爰
勒石紀其事

仲里志

卷五

二十八

天啓七年桂王祀仲廟記

李從心

總河尚書

皇上御宇之七年歲在丁卯詔命桂王之國凡
道經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廟宇率以牲帛祭
告夏四月過濟次於仲家閭乃停龍舟展謁仲
夫子廟籩豆有實犧牲惟潔享獻有度肅用告
成復召會仲氏子孫衣冠者數人優禮倍加命
近侍取白璧四十金爲修葺之資又賜十二金
于仲氏族人仲氏俱稽首稱謝從心以奉命總
治河道護駕南行得與此舉目擊而嘆曰懿哉
賢人之動人欽崇也如此雖王公見之亦忘其

貴也既而先賢六十大嫡孫奉祀生員仲九卿
趨予而言曰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治天
下二祖列宗聖聖相承凡嗣大寶之初必親行
釋奠先聖先賢仍詔諭優恤其子孫其崇儒重
道可謂至矣今親王撫藩南土鑾御攸經必盡
恭致祀其敬禮先賢爲何如也是固千古盛典
宜有所記以垂不朽不佞方樂爲之書而行期
告迫未盡所云抵歸仲生復申前請予遂援筆
而述厥始末夫仲子自委質聖門去今二千餘
載歷秦火五季之變宋末金元之禍世事不知
幾陵遲而幾板蕩其間君王將相身死而名湮
滅者不可勝數仲子處十哲之班血食遍天下
而專祠在濟域者蒸嘗猶歷世無改焉使賢王
見其廟如見其人虔誠拜謁低徊留之不忍去
者詎非秉彝好德心有同然者哉况吾王好賢
樂道重文學而輕勢焰惡塵澆而尚清淨經過
之區專以施與爲美其正大之志量必有與仲
子相感寧直過廟則謁而已乎

大清

康熙四年重修仲廟記

張士甄

仲里志

卷五

五

在昔祀典所載首重郊壇其間爲祈覓報或分
或合雖歷代沿革不一而要之園丘方澤位有
常尊自古迄今未之有異然崇德報功旣於壇
坎加毖而風雲雷雨五嶽四瀆尤並祀惟謹盖
兩儀配位一氣流行使無風雲雷雨五嶽四瀆
之昭回鎮奠於兩間則無以見法象之高深而
知功用之大故配祀爲合禮云仰惟至聖生乎
周季以開萬世之愚蒙一時諸賢星聚授受一
堂有傳道者有聞道者有衛道者計其功同在
萬世故自成均以及郡縣大成正獻而外四配

仲里志

卷五

三

十哲兩廡皆並享無替亦猶郊壇之側風雲雷
兩五嶽四瀆之必與崇祀也迨年世久遠諸賢
苗裔或傳或不傳計後人追報之意非不欲諸
賢嗣胤與曲阜共蕃俎豆馨香與闕里同久但
欲存其信不存其疑恐以僞者亂之反非追報
意也故四氏外惟仲家淺之仲氏爲獨存而特
著焉攷先賢爲孔門高弟生于泗水仕於衛葬
於魏博之開州漢末赤眉之亂子孫徙於任城
因家焉故村以仲名遂立廟歷代享祀非爲蒸
嘗私也自得姓以來至今二千餘年聚廬而處

者約數百家綿綿振振不可殫紀恭遇

興朝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先賢裔授中秘郎博士
王鉉君爲仲氏六十餘世孫溫文博雅奉先賢
祀惟虔邇以廟貌雖存歲久就圯慨然思畀新
之請於治河諸使者凡棟楹板榦之材甃甃柱
礎赤白之用旣稍稍具適兩浙巡鹺顧公西嚙
過祠下周覽徬徨因力任厥事請於浙督趙公
君鄰浙撫朱公雲門東撫周公彝初江藩佟公
壽民等爰諮爰謀乃宣乃理鳩工庀材山填谷
委及顧公使竣言旋拜祠下遂落成之匪顧公

仲里志

卷五

三

之功疇臻此歟然於此益知斯廟之不可不修
而修之不可不亟也盖先賢卒于衛葬于魏而
立廟崇祀不於衛於魏而於魯者盖地接洙泗
聖人之居近焉以生平之所託則爲靈爽之所
依猶是轍環所及追隨於側之心也余聞之傳
曰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况仲子有功德於
聖門亦猶風雲雷雨之磅礴也五嶽四瀆之流
峙也則斯廟也其將萬世而無極也歟因玉鉉
君請辭於余是爲道其廟之不可不修者有如

此

康熙四年重修仲廟記

顧如卓

御史

楊子雲法言曰士希賢賢希聖予何敢妄言見
賢人之祠宇而私心嚮往亦百川學海可入于
海之意乎予不敏以癸卯初秋啣天子簡命入
浙舟及仲家淺偶登岸謁祠而展拜焉目擊先
賢祠宇湫隘毀頽狀遂從其嗣孫博士公請拈
筆作募修緣引叙述總河朱先生意予抵浙未
久博士公隨親至武林業已代爲廣致諸當道
如督撫二公慨然各有捐助及在城藩臬數公
亦無不輸金會臘晚博士公不及候卽辭予去

仲里志

卷五

三十二

予已面譬之曰春秋之義事之惡者不與爲幸
善者不與爲貶修葺先賢祠廟其爲事之善惡
人當自曉然何慮事之不速就乎次年甲辰七
月內予督理事竣舟及京口受代博士公已先
遣平頭賫書迓予內云別公後某也布金若干
某也布金若干今工已將報完廟貌維新止候
公到相與慶落成耳予不勝輾然喜且信前言
之有明驗云先賢生平行誼具在簡冊從祀聖
庶亦炳如日月昭明何容贅言顧予小子亦竊
有微祝當今海內乂安天子未嘗忘危安得起

吾公爲之將帥而成有勇知方之畧乎今年運
河阻淺計臣蒿目神靈實鎮其地安得起吾公
復試率蒲水備等政如當年三善之見稱于大
聖乎蓋公生平純孝是以卒釀慈孫追遠之誠
勇于好義是以終享拯溺辭謝之報一時棖楠
重煥祀事孔明豈惟數千載孫子羅拜之慶抑
亦往來舟車士大夫瞻依之榮至後來丹腹有
加聖飾不已則守土諸公自能辦之不待予諄
諄也今博士公來京師復面屬予記鐫諸麗牲
石予誼不能已而爲之記

仲里志

卷五

三十五

康熙六年重修仲廟記

戴明說

戶部尚書

粵稽尼山氏之徒蓋三千人夫子生平所稱許
與顏子同較不曰端木子貢則曰仲氏子路仲
氏之賢其行事所表見如日星彪炳旣在十哲
之林配饗文廟俎豆百世其家子孫又有家廟
禮也後世追崇仲子在唐宋間封衛侯再封河
內公進衛公公侯之子孫奉朝廷典制主其家
祀禮也其裔博士君自前朝迄今爲世官翰林
歲時朝賀於京備顧問得悉先賢行事用示遵
德親賢之意甚盛典也博士君主其家祀在家

廟焉嘗考仲子生平從孔子遊四十餘年孔門
諸弟子其受教不違問答如響莫如顏子其次
莫如端木子貢孔子曰可顏氏端木氏亦曰可
孔子曰否顏氏端木氏亦曰否其見道同也其
受教有淺深其臻於聖人之域一也至仲氏則
不然孔子曰可仲氏或曰不可孔子曰不可仲
氏或曰可蓋錄孔子神化無方從心合矩門弟
子莫窺其涯涘爭以觀其功用仲氏則不然心
有所疑境有所滯則怫然見於辭色而敢以聖
人爲非犯顏強項而不肯面從比於國爲諍臣
仲里志

卷五

三五

其剛心猛氣有理無欲於疑似危微之介勇以
斷之而已矣至其操躬履行無有微愆負米養
母是其孝赴難贖友是其義拯溺不受報是其
仁作溝洫以禦災是其智恪恭祀事毋敢跛倚
是其禮小邾子乞要言重於牲歛是其信皆載
在傳記昭昭人耳目間後世有志慕道之士分
其一德亦足傳述不朽則仲氏先賢廟貌宜在
周道之旁庶足起頑立懦以風示百世豈第仲
氏子孫奉爲不祧之祖哉今仲氏家世古卞邑
在泗水有廟先賢墓本帝丘在開州長垣有廟

游歷所至東平有廟其子孫遷任城南四十里
仲家淺聚族居焉又歷五百餘年於是仲氏子
孫繁衍咸爲仕人其祖宗靈爽所憑也廟貌在
今仲家淺闢上漕輓舳艫朝會舟楫所經士大
夫服孔子之教瞻禮起敬比之泗水開州諸廟
其有功於世道人心者益廣巡鹺御史顧公過
廟下以故宇湫隘咨謀葺治及浙督府趙公開
府周公暨名賢某某輩鳩材庀工今爲門爲堂
爲廡若干楹輪奐之美丹雘有加夫任城汶濟
所交上溯洙泗輝映尼山昭垂千古是諸君子
仲里志

卷五

三五

羽翼聖道之功也丙午之秋說過廟瞻謁博士
君以貞珉爲請爲紀其修建之本末如此系之
以辭辭曰有周季大道墜毓尼山聖之至繼帝
王參天地配十哲有諸賢猗乃佩雉而冠衛聖
道匡文宣湯日躋武執競惟剛健德之正結纓
亡死致命遷後裔任南疆崇廟祀傍周行千萬
禩洽蒸嘗

康熙八年重建仲廟記

王有容

運河同知

濟城循漕河而南四十里許曰仲家淺仲子後
裔聚族於此有祠一區其來舊矣明季宗子子

此按顏曾思孟世官之例以請曠典肇舉我

朝定闕之初恩例一仍其舊蓋重道崇儒至意也余於

今上御曆之壬寅以郡丞來理漕務往來築濬必憇於此觀廟貌而狹小之謂不稱

熙朝崇祀之意先出囊中百金樹坊祠前嗣

圖隅建適吾鄉侍御顧公如華以饜使過濟因

就謀之公慨然許諾及抵浙商之督撫藩臬諸

公共捐千金付翰博君而督河大司馬朱公東

撫大中丞周公又各率屬捐俸以助其成翰博

君詣余而請曰材具矣督課爲難余曰某不敏

仲里志

卷五

三十六

惟力是視復輸貲募夫五十名再遵其族人之健而有力者共趨厥事怠者朴之勤者勉之始

於康熙甲辰春仲終於乙巳仲冬凡閱二十二

月而工舉計余所佐之工殆三萬三千有奇爲

楹者六規制崇闕視前加倍祠址亦擴之使廣

周以垣重以門洵巍然巨觀矣翰博君喜請余

記其事余曰是役也非特仲氏一家之慶蓋

朝廷風勵之權寓焉何言之天下事壞於委靡

隳於苟且委靡苟且之風中于人心則爲僞學

術中於世道則爲假事功故繩趨矩步不如落

落之爲真柔語怡聲不若堂堂之爲貴也卽仲
子生平英風浩氣卓冠杏壇治賦則期以三年
折獄則決於片語其諸勇於力行聞過自喜與
夫不耻緼袍不畏強禦以視委靡苟且者奚啻
霄壤使遭時遇主揭日月而走雷霆則駿偉之
業必有大則以王小則以伯者譬諸括羽之竹
又安往而不利哉遭逢熙代於十哲之中仍加
以四配之寵亦使方州之衆聞而思思而企庶
乎僞學術假事功可一掃而空歟優一人而風
一世以及百世淵哉睿慮非小臣之所能測矣

仲里志

卷五

三七

且翰博君力紹箕裘以光祖德自勝國以迄昭
代必欲如所請而後已繇是廟貌聿新英靈如
在則所以承先而啓後者皆於是焉賴之真仲
氏之賢裔也余楚國監儒昔令龍巖海逆以十
萬衆臨城余張空拳却之及典河務石香爐之
決於狂濤怒浪中力與河伯爭不越境而生諉
卸心雖曰臣誼當如是實素聞仲子之風竊願
學焉耳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氣類之合故
不覺嚮往之勤也感翰博君之請遂拔筆爲之
記仍永之以銘銘曰天生蒸民陰陽殊類陽者

如登陰者如墜登則聖賢墜則魑魅於維仲子
賦性高明知過則喜聞善則行堂堂心事月朗
日晴歷朝食報爰昌厥後清秩世承儒林希靚
大孝光前謀修俎豆維河之濟有廟巍然美輪
美奐不崩不騫帝德用彰重道崇賢鐘之鼓之
歌之舞之黍稷萬年神其主之百爾君子尚其
武之

康熙二十八年中興祠記 王士貞刑部尚書

選余司理維揚錄任城南下泊舟仲家淺見居
人樂業室廬環集大有熙皞氣象不勝嘆異謂

仲里志

卷五

三十八

兵燹荒疫之後州邑村坊多無完居而此孤墅
安堵非生聚涵濡數百年者不能若是詢諸父
老知皆仲氏族而翰博玉鉉先生漸摩賑養御
難有方力也遂慕其爲人投刺往謁延接之間
如入春風庶益博學篤行君子也余因思先賢
衛公之後有主鬯者德能如是使閭族沐膏安
享太平之樂將來翼贊邳隆宣播聖化玉鉉先
生之功大矣嗣後訂交通問識其德而銘諸心
越數年新興刺史仲君承烈謁余於燕都具道
仲族感佩玉鉉先生之德于歿後而更莫能忘

建祠以伸報屬余爲文以記之嗚呼玉鉉先生
蓋自衛公以後二千餘年之靈淑萃聚于一身
而光大前烈者也在一家則感動一家使其搢
樞紐而輔邦國其感動于邦國者又當何如篤
生之偉人德與功而並茂而被澤而生感家與
國有同心余掌秋曹每思表彰懿徽以教祗德
先生其倫物之望乎行將編之詩歌以丕著休
光而報功之祠爲言以勒諸石也固宜

康熙二十九年范縣書院記

三韓宮

廣 范縣

范邑之陰有堤焉曲折往復環繞於左帶右夾

仲里志

卷五

三九

之間自西徂東相接數百餘里余自己巳季冬
臨蒞茲土觀風問俗與諸父老共陟其巔東顧
秦岱之勝概西瞻地丘之遺跡暢我幽情徘徊
良久徐步城東北隅覩巍然古廟初不知爲何
神之靈也詢諸父老乃以先賢仲子之祠對而
堤亦因名焉余肅然以敬端然以畏禮畢復問
父老曰嘗聞仲子乃泗水卞橋人也堤何以名
祠何以設焉咸無以考及退而閱縣志乃知周
敬王十一年壬辰卽魯定公元年仲子三十四
歲從孔子自齊歸魯因陽虎亂政退修詩書講

學於此時值衛水大汜築堤防禦鄰封賴以免
患咸以爲功不在神禹下又因家貧親老負米
百里今之祠卽其故址也余因恍然此堤之所
以修而祠之所以建矣夫旣配食於聖廟此地
又特饗焉竊自 興朝定鼎兩奉部文將仲氏
一族俱歸儒籍雜派差徭概爲蠲免凡所以恤
賢喬正所以報有功也予亦訪其故典春薦之
期旣特牲以獻矣未幾而時臻初夏適值撫憲
佛公念古記遺跡歷有年所恐湮沒不彰行文
各有司有碑者則重磨以新之無碑者則立石
以誌之余以仲子乃宣聖名賢而此堤又屬范
邑保障瞻拜祠前敢踈俎豆之蒸嘗而湮憲臺
之雅意乎故捐銀四兩立碑以誌其始末云

仲里志

卷五

大部明文優免雜差碑

兗州府泗水縣知縣區 爲懇恩再給明文

嚴行申飭等事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

日蒙 本府帖文蒙 布政司劄付蒙

巡撫都察院徐案驗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

三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據五經博士孔毓珽顏懋衡曾貞豫孟貞仁

仲秉貞呈稱職等仰承祖業荷蒙歷代優崇

凡宗族廟丁禮生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

其例已久後因相沿日久州縣遠 憲不行

仲里志

卷五

學

於順治十三年復具呈 大部照例咨行都

撫申飭詎料日久弊生捺案不行將宗族廟

丁禮生一槩扳擾苦累伏乞

部台准照舊例再給明文嚴行申飭庶

皇恩永沐祀典永全矣等因前來查順治十三年

四月內據五經博士顏紹緒曾文達孟貞仁

仲于陞呈稱職等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該州縣書役違禁

捺案不行將職等宗族廟丁禮生一槩派擾

乞行文再加申飭等因本部移咨該都撫申

飭在案相應移咨東撫此例若有更改即將
更改之處報部如無更改仍照順治十三年
再加嚴行申飭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
行等因到院准此移合就行爲此案仰該司
官吏即查五經博士宗族廟丁禮生一切雜
差蠲免定例若有更改即將更改之處查明
呈報咨部如無更改仍照順治十三年再加
嚴行申飭詳報毋違等因到司蒙此移合就
行爲此剴仰該府官吏照依咨案剴內事理
即查五經博士宗族廟丁禮生一切雜差蠲
免定例若有更改即將更改之處查明呈報
如無更改仍照順治十三年再加嚴行申飭
委詳報司以憑核轉咨部毋得遲違取究未
便等因到府蒙此移合就行爲此帖仰該縣
官吏照依咨案帖內事理即查五經博士宗
族廟丁禮生一切雜差蠲免定例若有更改
即將更改之人查明呈報如無更改仍照順
治十三年再加嚴行申飭委詳報府以憑核
轉呈報咨部毋得遲違取究未便等因到縣
奉此移合就行爲此示仰該社里老保總地

方人等知悉凡

仲廟宗族廟丁禮生灑掃人等遵照順治十三年舊例一切雜差槩行豁免如有保總地方妄行扳擾者許即赴縣陳稟立刻鎖拿重處申解不貸須至碑者

康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泗水縣知縣區孟賢奉文立石

仲里志

卷五

四十三

柳州二賢祠碑記

康熙三十二年辛酉予奉

命典試浙江事竣遊於兩峰三竺間見西湖之東
偏有隱然林薄間者曰柳洲二賢祠聆其額
則學使周君清源手書也予心志之未暇問
明年春

天子復命

光敦

督學茲土課士之餘得縱觀兩湖

之勝舉凡先賢往哲遺踪故址皆按圖索記
始知柳洲二賢祠蓋祀仲子季路端木子子
貢也夫以兩賢之神在天則爲河漢爲日星

仲里志

卷五

四十四

在地則爲喬嶽川瀆散之爲氣則爲雷爲靈
爲風雨夫亦焉往而不在且自天子之都達
於郡縣二丁之祭萬世不能廢兩賢處十哲
之班配高血食久矣奚獨西湖哉意必有子
若孫者流寓斯土不忘所自故得奉其廟祀
若蒲若衛若任若開州非明徵歟歲乙亥家
大宗世襲博士懋衡來浙訪予傳吾鄉仲君
博士言請予爲二賢祠作碑記俾南渡嗣孫
藉以世守予時校學諸郡不遑及丙子秋仲
博士又以記屬予而叙之於書曰吾家世居

下里漢更始間先賢十七世孫名世德因赤
眉之亂遷任之橫坊村即今所名仲家淺也
至唐開元賀知章令任城始建仲子廟於河
許春秋俎豆歷代相傳宋靖康間北兵南下
人心驚怖仲族悉舟居避難稍稍散失有仲
基者以武功授高郵判建炎戊申偕孔端友
扈蹕臨安杭之有仲族自基始計先賢至基
凡四十八傳焉又十傳至璉明成化進士令
宜賓聚居仁和之弼教坊西請之有司立仲
子廟以寄水木之思一如泗水任城之春秋
祭祀勿絕云甲申乙酉之交

仲里志

卷五

四十五

國初兵燹仲氏里居屆入營伍廟祀中缺湖濱
有子貢使越祠不知始自何時方伯張君搢
彥更新之亡何守祠生端木漾遠去爲浮屠
竊據毀子貢木主禹航進士孫應龍白之官
祠始復康熙二十六年先賢裔孫仲誠仲清
傷祠祀久廢詣撫軍請與子貢並祀大中丞
宛平金公可其請載入郡縣志復仲氏數家
世世無有所與學使周公給與學租致祭永
爲定典誠盛舉也苟不得子一言以記之將

四方賓客之覽勝者且無以知祀事所由來而子若孫之流寓斯土者又將何以綿世祚也予覽書具悉始末獨思尼山之徒三千孔子生平所稱許與予祖並列不曰子貢即曰季路予祖位列四配蒙

聖天子御製贊詞頒行天下以彰重道崇儒之典而季路子貢兩賢皆各有專祀令子孫世守可謂盛矣我

朝聿興文治崇尚學校迥越百王凡海隅日出之邦九州萬國之外雖小夫婦人罔不知聖賢

仲里志

卷五

四五六

之尊且貴况錢塘爲大都會山川毓秀代有偉人其間學士才人登臨山水入謁斯祠儼然行行侃侃之英風爲足以收放心而資學道者之助又奚止於子若孫之奉祀爲足綿世祚已哉季路裔孫若仲清仲允加仲士楨仲學周仲式金仲士標仲學孟等皆予兩試所拔士與吾鄉仲博士秉貞太史爲一本自有明迄今南北世譜皆可考往來音問不絕於道用是即端木子貢使越祠與季路並祀夫自端木裔孫遠去祠已就湮今賴仲氏力

雍正二年仲夫子廟碑記

張伯行

禮部尚書

剛天德也天德勝則人欲退且消焉故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政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况仲夫子之學於孔子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哉歷代以來設庠序崇師儒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當春秋二仲釋奠于至聖先師則仲夫子固亞於四配而居十哲之列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

仲里志

卷五

四十八

異其地而其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乃若後裔之膺襲世爵自國初已有恩賚迨今上則崇儒重道尤極美備其脩建祠宇歲時致祭則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己者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豈徒烹熟羶薌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恫泯而黍稷馨也今旣爲仲夫子之後而建祠承祭勿替引之以視天下之人之入文廟而瞻禮執書卷而嚮往者倍有加

焉則仲夫子剛大之氣足以配道義而塞天地
者生則全受乎天學則稟承乎聖傳之久遠則
啟佑于子孫而入其門登其堂仰瞻其棖桷近
省其几筵簠簋匱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
其聲矣爰爲之銘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封
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
遊聖人之門惡言不入耳泐忍媿嬰者聞風而
興起惟其有剛德匪石奚其泐從祀編宇內宗
祠亦脩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于其側念厥先
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仲里志

卷五

四九

其學矣爰爲之銘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鈞封
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
遊聖人之門惡言不入耳泐忍媿嬰者聞風而
興起惟其有剛德匪石奚其泐從祀編宇內宗
祠亦脩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于其側念厥先
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欽修仲子廟碑記

先賢仲子東魯卞邑人也卞卽今之泗水宋以前泗城東郭舊有祠宇已久厯星霜雖後世瓜瓞繁衍遷濟州州南仲淺閘亦立廟然而厯朝典制祭泗爲多無奈金元以來物煥星移未免金銷木蠹直至前明神宗初年有譚君名好善者爲泗令始重整飾迄於今又百有餘年矣風飄其瓦雨蝕其楹加之潦水頻溢下濕上騰不惟垣折楣摧廊腰壁面成瓦礫而且居神殿內並可夜數天星所存者止有茅屋數椽以陳俎豆此衣冠之士所以興茂草之嗟也幸賴斯文不墜先哲有靈恭逢

憲皇帝御極之七年卽下詔曰聖賢忠烈俱有塋

墓祠宇應修葺者着動存公銀兩委官經理於是泗侯孫公鵬卽首請曰應葺賢祠莫先仲廟於是督撫憲司卽飛檄曰泗與濟孰重詳議以聞當是時孫侯已去適遇鐵嶺高公諱晉者以名臣世胄來蒞茲土乃挺然曰仲子生於泗長於泗父母塋域亦在泗濱雖身葬澶淵裔居濟上而遐追負米之孝思必不忍違父母之邦而

依依於遠羈之雲仍也泗爲重是是於佔石若
千木若干雜物工匠若干費遂於乾隆元年詳
呈上憲特疏奏請奉

今上諭旨勅部興修卽發帑帑委接任黃侯志亮
督工監造不三載而大工以戒需用帑金約計
十千九百有奇將見昔之圯垣今則山立矣昔
之傾棟今則翬飛矣昔之剥落而凋殘者今則
偉麗而焜煌矣過者曰巍峩瞻者曰輪奐猗歟
休哉所謂君子攸躋君子攸甯者非與吾聞王
者之敷治也明治以禮樂而幽治以鬼神賢臣

仲里志

卷五

五十一

之輔治也禁暴格姦猶後而表忠教孝爲先彼
賢良節烈尙有祠宇以勵風化何況勇行衛道
之名賢寔爲興廉起懦之警鐸反無華屋以肅
仰瞻其謂之何則高侯與孫黃兩尹之輔治也
旨矣且我盛朝先於順治年間

欽賜除租地六十餘頃以供粢盛而前朝公捐田
爲姦民隱盜者高侯亦檢覈明白印冊關存亦

孰非我

皇上崇儒重道之德百爾君子以引以翼哉宜乎
仲氏子孫愛之戴之家頌而戶揚之於靡已也

余以爲頌德歌功莫久於石而至嚳翰博蘊錦
卽製豐碑來請余記余與翰博皆賢聖裔也抑
又何辭於是乃磨墨濡毫詳序巔末上以誌
聖天子崇道之懿典下以紀良大夫高公將美之
徽猷至仲子之賢德載簡編光同日月學者奉
爲百世師亦無俟余言之複贅也

峇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十月吉旦

至聖七十代孫光祿大夫襲封衍聖公闕里孔廣

榮頓首拜撰

仲里志

卷五

五十二

濟甯州儒學庠生李忻書丹

六十四代主嚳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

級仲蘊錦立石

餘百廿餘年矣余有文於此
以誌之而予之爲記也
聖天子崇道之懿典下以紀良大夫高公將美之
徽猷至仲子之賢德載簡編光同日月學者奉
爲百世師亦無俟余言之複贅也
峇

頌開州楊公諱自強碑文

我

始祖先賢仲子封葬於開也數千百年矣松楸
祠宇葺斯土者間亦有事修葺而代遠年湮荒
廢已久頽垣敗壁真有過而神傷者我濟距開
五百餘里越在異境力不能時時修補又未便
仰求州長代爲周章歲時展拜之餘未嘗不搔
首欷歔也丙辰歲郡侯 楊公來牧開州下車
伊始見而心惻卽慨然思所以修之近村海通
者民張姓等仰體 公意又以例免雜差故呈

仲里志

卷五

五十三

請輸脩 公欣然俯允所請爰捐廉俸爲之首
事鳩工庀材尅期興工越二年而始竣自大門
而正祠而廂房無不煥然一新墓牆內外廣植
樹木望之蔚然深秀而居然改觀矣雖耆民之
衆繁易舉而要非我 公倡率之力不及此夫
爲人子孫而不能修先人之墳墓用滋愧矣爲
先賢子孫而致勞司牧者代修 先賢之墳墓
彌滋愧矣用深五內之銘益切二天之載豈惟
我仲氏孫子感且不朽卽我 始祖先賢當亦
嘉賴於無窮也至其一切勸農桑明教化興利

除害諸善政枚不勝舉熙遠隔濟境遐聽傾心
非敢以我 公之有德於仲氏而後頌揚弗衰
也然卽我 公之有德於仲氏而善政之及於
民也抑更可想見也夫

嘉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
院五經博士仲貽熙撰

仲里志

卷五

五十四

創修仲子寢殿記
嘉慶十七年壬申九月予奉

命督漕務舟過仲家聞敬謁

先賢仲子祠其翰博恬菴公以

文屬予予思自古帝王之孝以天下養宗廟享

之帝王以下至於庶士生則致其養祭則致其

敬廟制雖有差孝子之道則一然歲履霜露感

懷風木豐祭不如薄養此先賢仲子所以累

祠列鼎欲復爲親負米而不可得也先賢從

孔子適四國皇皇無一遇其後仕衛以終曾不

仲里志

卷五

五五

獲從大夫列尊養之隆未之逮也今先賢之

沒二千歲矣唐始封仲子爲河內侯建祠於濟

甯州城南運河之濱明加封號曰衛公

國朝稱先賢仲子而不爵弗臣之義也初立廟爲

殿三楹唐任城令賀公所作也崇禎間奉勅建

修規模始大

國朝以來鹽政顧公彩撫軍明公興鐵公保復嗣

命修之殿廡門塾悉更新而寢殿猶缺焉施公鸞

坡江南名翰林也嘉慶丁卯主任城書院講席

謁先賢廟議建寢殿遂捐資二千金十月五

日經始越次年正月告成追祀先賢四世各
立主於其中且顏其堂曰鼎祠夫古之廟制前
廟後寢廟以居神寢藏衣冠也上治祖禰宜各
一廟然後世報祀先賢不能備廟數追崇上
世合祀于寢殆禮以義起歟于時春秋肆祀合
食一堂脩上祀之隆儀展先賢之孝思曾子
曰孝子之身終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
也若仲子之永懷負米雖終其身猶未終也自
寢殿成于百世俎豆不廢一如先賢之靈奉

膳堂上而孝子之志以成孝子之身乃終矣斯

仲里志

卷五

五十六

其與古帝王享親同揆而施公尊賢好義之舉
亦並傳不朽云爰走筆以應之其詞曰於惟仲
子聖道干城既叙十哲從祀上下乃建宗祏肇
裡維禎越千餘載厥貌崇閣不有寢殿奚爰先
靈爰始爰謀卜日經營棟起檐飛堊壁丹楹施
公所作奕奕寢成惟禰惟祖高曾陟庭崇祀報
本先賢以甯昔也致養今也荐誠孝子之力
至性至情仁者之粟其香其馨鼎祠堂上殺嘉
酒清百世不祧養親如生

賜進士出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江西南昌等處提督軍務糧餉儀徵阮元
撰

甲子科舉人鄭勉書丹

先賢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六

級仲貽熙勒石

嘉慶二十年十月望日立

仲里志

卷五

五七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望日立

先賢六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六

甲子科舉人鄭勉書丹

嘉慶二十年十月望日立

巡撫江西南昌等處提督軍務糧餉儀徵阮元

仲家淺倡修義塾序

士生

稽古右文之代讀聖賢書得儼然自附於薦紳之末飲水思源可不原其所自哉

孔門衛道以

仲子爲干城而仲家淺爲仲氏聚族而居之所自漢以來繁衍過於泗水我

朝雍正初嘗公建義塾每歲族捐其費今圯於水三十年矣歲在丙寅官保菘圃吳公以節

鉞重葺東河凡所以養士勸學者知無不行

仲里志

卷五

五六

鷺坡

幸脩講席因得徧訪

先賢之後知百

年以來人文寥寥獨

副憲公諱永檀爲乾

隆丙辰翰林遺孤曾孫十三歲貧不克負書

予屬同年宋孝廉爲之師名之曰緒曾公

歸自豫工遂許携以入院飲食而資給焉比

半載則能日課百行矣緣是以推其負類異

之質而困於不學者又豈少也哉

公旣謁

廟慨然思爲之倡捐而命嗣博士相度而估成

之維時官於斯者若充守

魏君紹濂攝州

事張君秉銳皆名進士也聞之忻然相謂

曰此非守土之責歟經始宜亟期以必成都
憲松軒周公 少司寇長白廣公奉

命按事濟上並以爲言都憲 辛卯同年丈舊於
京師荆梁家園義學者著規條三十年成就
甚多而泗水

仲廟即 少寇先相國高公所建也今廟左有
高公像焉夫常人子弟無有不望其讀聖賢
書覲有成立而聖賢之後或反至貧不能讀
書將下比於農夫牧豎苟有心人宜亦惻然
於此況乎其桑梓耶任城去

仲里志

卷五

五十九

聖人之居不百里民俗殷阜人文蔚起既感 官
保公之愛士育民人知向往鼓舞願輸又以
莅此邦者無不割廉人而樂成其後焉博士
君貽熙率先其族任營繕之資迺集腋爲其
每年延師脩膳之費儲備生息而公舉家素
殷裕人品端謹者爲值年司事董率經理不
數日而書名於版者雲集響應蓋嗜義圖其
天性而於聖賢後爲尤急也 石農刺史期
以嘉平歲事彙交其值年司事者戒毋涉胥
吏手又將推其餘擴向所爲察院者爲州人

義學而任其勞也則其善量概可思已鸞坡
忝先人臨濮侯裔少稟庭訓惟敬聖賢卹孤
寡銘矢勿諉焉荷

兩朝眷厚獲玷詞館於 宮保爲晚進辱獎進而
教誨焉懼弗克擁臯比無以勵膠庠而厚民
俗旣已竭其悽悽之枕始寤

先賢高殿曰永思樓曰鼎祠堂以祀

仲子之先庶幾慰孝思而風亦許是舉也成又
躬逢

聖天子之股肱心膂與良有司不戒而孚相與鼓
仲里志

舞振興而

頌襄其盛也可不

謂幸與盖一

交相倚焉將勒

石以誌

國家之

文教覃敷暨名公卿之

德意以被於海隅而獨

魯也如此凡將事

急公者悉得挂名

大書而深刻也他

日必有掇巍科爲

盛朝楨幹者且發軔於此若乃延師得其人經
紀有其方後之人擴而大之引而申之閱久

而無廢是在官斯土者與嗣博士之隨時督
察無負創始者之初心也已是爲序

嘉慶十有二年丁卯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

六賢臨濮侯喬任城

書院山長崇明旒

世襲翰林院五經

八級仲貽熙勒石



空



